



心靈之塔的 建造師

——胡益萬先生的創作輔導生涯

詹華如

人的一生應該做什麼？留下些什麼？

作家黃攀，帶著我，以尊敬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翻開胡益萬先生的人生畫冊。這是一個值得探奇尋珍的世界；作家、館員、創作輔導幹部、《白水》文學季刊主編、市人大代表……

胡先生早在襄陽五中就讀時，學業優秀，喜愛理科。一九五七年一場病魔，使他失去報考理工大學的機會。而在踏入社會的第一站，卻當上語文教師。命運給他開了個玩笑，從理科走入文科。沒想到這一走，就一直走下去。

胡先生踏入社會的第二站，是被抽用到農村水利建設第一線，搞工地宣傳，辦《生產小報》。他和農民一道，在梁集、熊集建造「天上渡槽」，渠道縱橫如織。熱火朝天的工地上，胡先生禁不住吟出「網盡千年旱。」這是多麼美好的理想！文學創作的種子，開始在他心中發芽。

人生旅途的第三站，於一九六一年調襄陽縣曲藝隊，任輔導員，正式與文藝創作結緣。這是一條充盈著美好誘惑而又荊棘叢生的創造之路。

棗陽文獻

胡先生一手抓服務中心工作的小段子創作，即「說新唱新」；一手抓傳統書目的挖掘、整理工作，刪除不健康部分，禁演色情、恐怖、迷信的壞書，開創了社會主義說唱藝術的新局面。他改編《烈火金鋼》長篇墜子四十餘萬字，受到湖北省文化局領導的首肯。胡先生創作的《走親戚》、《未婚媳婦勸公婆》、《師徒下鄉》、《一把花生》、《請獸醫》等曲藝新作品，先後發表在省刊《布穀鳥》、《長江文藝》上，其中，《師徒下鄉》、《一把花生》獲准為省委匯報演出、公演，省電台錄音等諸項榮譽。他代表棗陽曲藝隊，在省說新唱經驗交流上作了典型發言。以胡先生為代表的曲藝團隊，在棗陽曲藝發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筆。山鄉鐵騎，唱紅襄陽地區。他整理、寫作出近四百萬字的曲藝作品，成果驚人。說書的韻腔與弦子的和聲，飛進十里八鄉老百姓心中，填補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群眾文化的空白。

一九七二年，縣文教局為了加強戲劇創

作，將胡先生調入戲劇創作組。

一九七四年，他創作的小戲《田園新圖》，被選調省上公演，一舉成功。沒料到，一個理科胚子，

竟在這種綜合藝術上顯露出才華，此後不久，

棗陽榮為全省「小戲之鄉」的桂冠。

胡先生的創作沿著兩個途徑進行，一個是他自己獨立寫作，另一個是他和業餘

作者共同寫作。如他同業餘作者陳傳國合創小戲《如此急診》，發表在《襄陽文藝》上；又如，

他同業餘作者孫開化合作小戲《顛倒》，榮獲襄樊市浩然文藝創作三等獎，他同業餘作者段保林合創小戲《海椒辣》，獲襄樊隆中杯三等獎，業

餘作者的優長處是生活豐富，而專業轉導幹部的優長處是創作方法技巧和駕馭題材的能力較強。

餘作者的優長處是生活豐富，而專業轉導幹部的優長處是創作方法技巧和駕馭題材的能力較強。

餘作者的優長處是生活豐富，而專業轉導幹部的優長處是創作方法技巧和駕馭題材的能力較強。



兩相結合，就容易創作出好的作品來。並且，他是以作者身份，對業餘作者寫作實踐的具體有效地指導。胡先生的創作與輔導的路子越走越寬，開闢出一方新天地。

一九八三年，胡先生調入縣文化館，任創作輔導幹部，進入人生的又一站。胡先生沒有停留在曲藝、小說創作上，他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，逐步把創作的重點轉向閱讀文學。這是時代節奏的加快和讀者心理變化決定的。他以筆會、文學社、攻關輔導、個別交談和「請進來，派出去」等形式，結合作品講小說、詩歌、散文寫作知識。十一年中，集中培訓作者三百廿餘人次，計發表小說、詩、散文一百五十一篇，出版五個文學集子。全市開始形成以葛昌永、黃攀、邢玉璽、江月、李世國為代表的作者群，文學創作的氣氛瀰漫於城鄉之間。

這期間，基層文學社會到處開花。糧食局的《天風》，師範、電大的《新苗》、《綠原》，一實小的《小荷》，興隆鎮的《華陽》等等，促

成百花爭妍的文學熱。葛昌永、黃攀連連拿得全國的散文獎、小說獎，盛況空前。創作不再是幹部的專利，一些普通人都可以參與到創作殿堂中來。在胡先生的精心培育下，棗陽市出現了姹紫嫣紅的文學百花園。

在談到創作時，胡先生說「太陽可以從西邊出」，科幻小說可異想天開。在文學創作的奇特思維之超常規這一點上，不正與黨的「解放思想」路線相契合麼！《紅樓夢》中一首詩中說，「幻境生成便是真」，其實也肯定了創作的某種規律。《痴人說夢》、《標新立異》，此種現象就是在普通人心目中也是存在的。

胡先生在《長江文藝》發表的小說《掛念》中，描寫了一個剽竊他人成果、有嚴重人格缺陷人，在悔恨中如何為「書寫」屬於自己的大寫的「人」而積極向善的心理路程，寫出了人性的複雜性。小說《兔眼王》，描寫獵人與懷孕母兔相遇時，良心發現，那即將扣動機關的獵槍垂了下來，表現了兔眼王的善良人性以及萬物和諧相處

的精神境界。

爲了滿足作者的發表欲，繁榮文學創作，一九八六年經請示縣委宣傳部長李國儒同意，將《棗陽文藝》改爲文學季刊《白水》。胡先生任《白水》的首任主編，爲了給刊物找到財力支撐，他想出兩個辦法：(1)請縣裡德高望重的方端書等同志出面說話，召集對文學創作感興趣、又有財政實力的有關局長、廠長們，定期對《白水》給予資助。(2)出售刊物，以文養文，走商業運作的路子。胡先生成爲市文化館第一經濟人。有了辦法和決心，沒有錢可以有錢，沒有人可以有人，不吃香可以變爲吃香。白手可以起家，不再是神話。

胡先生一邊組稿改稿，一邊拉廣告、售刊物，將每個版面面向社會各界的需求。他把向單位募捐和向市場要錢結合起來，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。有了財力保障，又有了豐沛的作者與稿源，再加上一位合格的主編，創辦《白水》文學季刊就如魚得水、晴空揚帆了。讓人驚奇的，胡

先生竟把《白水》刊物辦成了文化產業，創造了又一輝煌。

爲了滿足在校學生創作、發表的要求，胡先生從一九九二年起，連續三年到棗陽師範舉辦「小小說系列講座」，頗受歡迎。《白水》雜誌開闢了「校園春蕾」欄目，刊登了不少學生的優秀作品。他和毛慶炎主任把作文教學和文學創作結合起來，把作者隊伍從社會青年擴大到師範、一中、一實小等在校青少年學生更廣的範圍中，開拓了又一新路。

在胡老師的日程上，走訪、培訓、辦刊、講課、創作、輔導、拉贊助……一天到晚，行色匆匆。

上世紀八〇年代初，一次胡先生參加襄樊市創作輔導會議，外縣文化館有作品、有成績的同志坐前排，而他卻被冷落到後排，心裡不是滋味。一種榮譽感責任心湧上心頭，使其暗下决心把工作搞上去。多少年來，胡先生爲了開展工作，四處求人，不怕受冷遇。他在乎個人榮譽，

更在乎文化館的地位，他是在為棗陽爭光啊。為此，他總是憋著一股勁沒日沒夜地幹。幾年後，胡先生在省市會議上不僅坐到前排，還被邀請上台介紹經驗。

多少年中，胡先生幾乎跑遍棗陽的城鎮鄉村、山山水水，每天在縣文化館與遠方的業餘作者之家中間往返跋涉，在心靈與心靈之間跋涉。他用熱血和雙腳，丈量著人生的路程，胡先生用他那顆心燈，點亮著一顆又一顆文學新星：葛昌永、宋揚、黃攀、李慧敏、江月、葉傳河、聶鵬、鄧永秀、齊武、王鑫、張世美……

這真是：雨潤新竹立千竿，楓葉秋紅更護花！

當棗陽文學的天空還是一片黑夜的時候，是誰在呼喚著黎明？是可敬的胡老師。當棗陽文壇百花齊放的時候，又是誰在花叢中澆水、施肥？是可敬的胡先生。

過去的領導好說順口溜。九十年代以來，市委、市政府領導的報告、講話中，常引用名言和

詩詞，文學性、哲理性大有增強。棗陽文學熱的影響，也許是原因之一，並非偶然。一次，鄧小平出訪日本時說：「聽說日本有長生不老藥，我就是為這個而來的。」停頓一下，他又補充道，「也就是為尋找日本豐富的經驗而來。」這裡使用了故事中的「包袱法」。小平還在記者招待會上說：「中國必須承認自己落後，不是美人，就不要硬說自己是美人。」看來，政治與文學也可以結親的。

當美麗的黎明傾瀉在東方大地上，無限春色把棗陽這紅色搖籃重新裝點，也會笑於胡先生的臉上，溫暖其心上。

從胡先生的不凡經歷，可以得出一個人才或成功的公式：人才（成功）＝聰明＋能力＋奮鬥。

胡先生有一種無私奉獻的精神，但又不是完全作自我犧牲的那種。他在個人創作與輔導作者創作者兩方面都取得了豐收。他成就了事業，事業也成就了他。這是最不易得到的。胡先生

是《一個皇帝的傳說》著作者之一，還在《長江文藝》、《布穀鳥》、《襄陽文藝》發表多篇小說、小說、美學論文。至今，他仍筆耕不輟。

鑒於胡老師在文學創造和精神文明建設上所作的貢獻，為表示我的敬意，曾為他撰過一副嵌名聯：

每在筆端流益韻
常於心間懷萬民

有一次，我偶見當年的兩名文學青年，而今已到不惑之年，他們親切地喊著「胡老師」，喊其夫人熊醫生為「師娘」。他倆還自稱是胡老師的「兒子」。師生關係發展成爲「父子關係」，這是情感上的一種超越。它超越了血統，成爲人間最美好的一種大愛。只有人格高尚、心靈純真和精神富貴的人們，才能擁有此種幸福。

文學的閱讀與寫作，是人類進入文明的重要標幟之一。它使人之所以爲人，昇華爲「真正的人」。

胡先生在其四十年供職生涯中，一路勝利走過三個階段：曲藝創作（說唱文學）、戲劇創作（綜合性表演藝術）和小說創作（閱讀文學）。真是一路開創一路歌。在業餘作者心目中，胡先生甘做「人梯」，是最好的創作輔導老師。在廣大讀者心目中，胡先生是最好的精神文明的導航者。在領導和內行者心目中，胡先生是受尊重的館辦文學刊物的創辦者、編輯家。

不少業餘作者初寫的不成型作品，一經胡老師的點撥或修改，就有救了，就達到了發表水平。有些作者的腳下，也許就少那麼一塊磚，胡老師就給他（她）墊上這塊磚，這作者就豁然開朗，上了高度，就有結構故事情節和文學語言的表現能力了。胡老師輕筆點染，忽生一片新景來！

他是文學青年的保姆，作家的助產婆，樹木

花草的園丁。

到過黃山的旅人感嘆說，感受黃山，天下無山。胡先生這座「黃山」的妙處，在於集千山之靈氣，凝萬象之精華。他的精神是，「待到山花爛漫時，她在叢中笑。」

出奇牌，開新路，上台階。胡先生是這樣走過來的：無作者，他動手培養之，直到作者、作家、詩人成群。無刊物，他動手創辦之，高峰時一期發行三千冊。無經費，他動手籌集之，退休時把近萬元餘款交到編輯部。他所交的是一份完滿的答卷啊！

他走出了一條從無到有、從小到大的創業之路。在這歷程上，誰知道胡老師操多少心，走多少路，灑多少汗水呢？！

我問已屆古稀之年的胡先生，你為工作付出了很多，而你自己究竟得到什麼呢？他笑著回答：「看到作者隊伍成長起來，我得到最大的精神滿足。再說，我拿個國家工資，也應該做些事情。」

我聽到胡先生的一句話，為我們解開他的生秘笈：「用奉獻寫真誠」。僅僅六個字，很是耐讀。

胡先生的人生動力為何？從年輕開始，馬特洛索夫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回響：「你的生存是為了使別人的生活更美好。」

我們感謝胡先生，他用熱血、智慧和人格，為人們建造成一座文采而光明的心靈之塔！這是無價的。

我們真心地祝願，胡益萬先生越活越年輕！祝賀他的文學長廊五彩班斕！



作者地址：湖北省棗陽市委史志辦公室
電話：〇七一〇—六二二—一〇〇八